

原著

探討梁啟超與克里希那穆提論心靈自由之異同

王立文

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桃園，台灣

梁任公在其飲冰室全集¹中有論自由一文，論及心容易為四項目所奴，分別為古人、世俗、境遇、情慾。本人研讀克里希那穆提（J. Krishnamurti，1895-1986）之教誨，常覺得兩者有相當類似之處，故本文即以上述四重要關卡，整理兩者相關論點，藉以呈現梁啟超和克里希那穆提教誨之異同。梁啟超學問淵博，旁徵博引，舉名人大事為其論證，克里希那穆提教誨則在平凡生活中點出要覺知自己所受之制約，將兩者之著作交相閱讀並參酌六祖壇經，發現其可相得益彰，同時亦可藉此看出學者與修行者分野之處。

關鍵詞：心靈自由；壇經；梁啟超；克里希那穆提

壹、前言

梁啟超是清末民初的文人，雖在政界十分出名，不過私底下卻是一個大乘的佛教徒，因此在許多政論文章中難免透露其佛教思想。在飲冰室文集中有論自由一文，寫得非常有理，在文末提出心的自由問題，他以為相當多人的心是不自由的，原因是我們可能太尊重古人，或過於隨俗，被境遇所轉，讓情慾恣縱無法自拔等。在這方面，我們也可從克里希那穆提的諸多教誨之中感受其察覺制約的能力超強，克里希那穆提出身於印度，受教於英國，早年被世界性宗教組織通神學會看中，以未來領導人培養，不過他開悟之後卻離開原團體自行傳其教誨，反而格局更大。梁啟超與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誨皆有助於人心不

為古人、世俗、境遇、情緒所奴。

貳、本文

為了心的自由，心不可為古人、世俗、境遇、情緒所迷，能超越這些，出世入世則皆能自在無憂，茲分述如後：

一、心不為古人所奴

在這方面於克里希那穆提的諸多教誨²⁻⁸中，本人提煉出下面幾段話，列於下：

- (1) 若僧人或聖人只是過去傳統的延續，他們是找不到真理的。人類把幾千年的宗教宣傳，變成了傳統

投稿日期：2008年12月10日；接受日期：2008年12月23日

聯絡人：王立文，桃園縣中壢市元智大學通識教學部

E-mail: melwlw@saturn.yzu.edu.tw

，真理與天啓，真理不是二手貨，接受任何權威之論，便是對真理的否定，應徹頭徹尾拒絕過去的傳統、老師、詮釋者，過去的理論和方式。也許可以從薄伽梵歌、奧義書、可蘭經、聖經等等聖書中引經據典，但是除非能認識自己，否則只是一隻重複別人話語的鸚鵡。博學的人可以很技巧地描述什麼是上帝，肯定或否定這個那個，但只要不明白自己思考過程，想像出來與上帝有關的事就可能很愚蠢及瑣碎。

- (2) 古人或權威的說法，如果我們不假思索地追隨、模仿、臣服、接受他們灌輸地意像、法門，如此一來，我們就喪失了開創力以及直觀能力，一個受到古人權威所限制的人，其理智、心靈、頭腦是聽不到全新的聲音的，被過去權威遮蔽，如何能看到今日之美？被各種權威制約，它是不自由的，也完全無法看到真實。只有當不想成為某某人物，不再模仿別人，去掉要「成為某某人物」的觀念，這才是真革新，如此將得到不尋常的自由，發掘這份自由是教育的真正意義。
- (3) 對一個有古老民族文化的個人，常會驕傲地自誇其傳統的思想體系和倫理道德，其實這些驕傲的事都和那個人無關，值得驕傲的事全屬於過去，有什麼好談的呢？老年人花很多時間訴說些在人生中並不重要的事情，他們逐漸把自己的焦慮不安、恐懼迷信傳給了孩子，孩子很自然地會重複大人所想，我們在孩子四周築起了圍牆，以種種信仰、意識形態、

恐懼、希望塑造他們。

梁啟超則有云：譬諸孔子講法堯舜，我輩誦法孔子，曾亦思孔子所以能為孔子，彼蓋有立於堯舜之外者也。使孔子而為堯舜，則百世後，必無復有孔子者也。

二、心不為世俗所奴

在這方面於克里希那穆提的諸多教誨中，本人提煉出下面幾段話，列於下：

- (1) 人類愈來愈被外務分心，愈來愈世故、世俗，各式各樣的娛樂、數不清的書籍、報紙上整版的體育活動，這表示著我們不停的需要娛樂，因為內心空虛、無聊與平庸。大部分人過得是順從的生活，調整想法、感情生活方式，以適應某種規範，從小就被訓練去適應規範及生活環境。大家都想獲得什麼，不只要追求較好的物質生活，同時也在競爭、獲取、達成實現某些目的，這樣便限制了思考方式，讓我們無法擺脫目標與結果的侷限。我們的心不停在算計、追求、受到驅迫，無止境地和自己對談，或閒扯著別人的事，如此的心根本無法認清什麼是真什麼是假。如果不再汲汲求取即時可得的成效，我們會發現教育者和孩子皆可以從恐懼責罰和渴望獎賞，以及其他任何形式的強制行為中解脫。充滿資訊且把它當做知識的心靈能自由嗎？某些人背負著極多過去的知識在面對現在。
- (2) 有些人服迷幻藥，變得愈來愈痴呆，雖然很多人並不服藥，但被每天的例行公事的生活亦弄得愈來愈遲鈍，甚至一些出家人仍充滿著羨妒、貪婪、恐懼、臣服於權

威，總以分別心來論人之高低。若一個人出世之後，仍不斷地追求成就，他就依舊在世俗中，不假思索地接受傳統，這樣的事亦是世俗的。現行教育以發展效率為主要目標，常和工業化、戰爭相銜接，我們便陷於這個無情競爭與互助毀滅的大機器裡。教育常促使我們變得卑屈，變得機械化、不思考，雖然在智力上有幫助，但卻使內心殘缺不全、矛盾沒有創造力。如果只關心人的一部分而非人的整體，必然會導致有增無減的衝突與痛苦。

- (3) 打從童年起，我們就受到嚴重制約，為的只是在社會上獲得成就，於是變成一個徹底平庸的人。我們頭腦常被某些東西佔據——性、煩惱、電視、足球、教會等等，心思喋喋不休，在每一件小事上忙碌，不累積的心靈才能自在。

梁啟超則有云：當晚明時，舉國言心學，全學界皆野狐矣。當乾嘉間，舉國言考證，全學界皆蠹魚矣。吾見有為猴戲者，跳焉，則群猴跳；擲焉，則群猴擲。

三、心不為境遇所奴

在這方面於克里希那穆提的諸多教誨中本人提煉出下列幾段話，列於下：

- (1) 為什麼人想要出名，首先有名常能夠有錢，另外，有名可帶給你很大的快樂，如果你是世界聞名人物，會覺得自己非常重要，它予你一種不朽的感覺。希望有名，為世人所知，常被人談論，因為在內心裡，你認為自己啥也不是。如果你內心是富足的，有名無名就沒什麼重要了，亟望有名是華而不實、微不足道及無聊的，

沒有什麼意義，因為我們不愛自己所做的事，就想用名聲來充實自己，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只求功成名就而不是真的愛所做的事。身為XX主義者、清教徒、民主黨員或共和黨員都是一種制約，數世紀以來教會組織透過傳統、持咒，各種形式及娛樂活動制約了我們的心。接受教育的目的是什麼？是根據需求在塑造心靈不是嗎？現代社會需要很多工程師、科學家，所以透過各種獎勵及強制的形式，迎合這些需求而影響心靈。在社會上為了工作，懂得愈來愈多的規範，人愈來愈成那些規範的奴隸，人在社會上的地位愈來愈可敬，同時亦愈來愈平庸。人們得到恭維或讚揚，心中暗喜，卻想要繼續擁有這樣的經驗而失去了心的清明。

- (2) 有人相當有錢，收藏名畫，這些人自滿於他的收藏，藝評家對那些作品亦有高評價，不過自豪又富有者內心其實空虛又膚淺。隨著環境而來的愛國心、迷信、階級的偏見，這些是以私人、偶然性為基礎，容易導致思想腐化及自我防禦性的恐懼。至於技藝上的進步，確為某些人解決了一些問題，但也帶來更深更廣的問題，生活在某層面忽略了生活整個過程，必然會招致不幸。

- (3) 有人喪偶哭喊者：我完全不知該怎麼辦，他的死動搖了我生命的基礎，當初的婚姻是由一磚一瓦小心翼翼地建造起來的，巨大的變故把一切都毀了。這哭泣的眼淚，其實出自內心的貧乏和寂寞。

梁啟超則有云：謀國者而安於境遇也

，則美利堅可無獨立之戰，匈加利可無獨立之師，日耳曼、義大利可以長此華離破碎，爲虎狼奧之附庸也。

四、心不爲情慾所奴

在這方面於克里希那穆提的諸多教誨中，本人提煉出下面幾段話，列於下：

(1) 大部分人的不滿是因爲想要得到些什麼，希望有更多的知識，更理想的工作，更好的汽車，更高的薪水。不滿足是源自想得到「更多」之慾望，那種想要得到更多東西的慾望會妨礙清明的思考。心靈以類似現在的生活方式生存了幾千年，其中有吵架、焦慮、暴力、殘忍，這樣的人類只能在雜亂中生活，無法形成好的社會、好的人類，甚至無法了解什麼是好。因爲人們殘忍、好競爭、充滿攻擊性，所以才建構出殘忍、暴戾、充滿攻擊性的社會。人必須藉由自我察覺—不是偉大了不起的我，而是嫉妒、貪婪、瑣碎會生氣和邪惡的小我，知道小我的心靈全貌是必要的。

(2) 性慾方面造成的困擾有三例，一是某男子顫抖地說他不想陷入性、迷幻藥和瘋狂的競爭中，和女人發生關係的次日總覺得特別沮喪，渴望得到平靜與愛，卻被衝動和社會的引誘力弄得四分五裂，他既臣服於這些衝動，又想反抗它們。二、三是兩修行人之感受，一爲修行而去勢者，他心裡感到徹底的失落，自己剝奪了做男人的權力，他和性慾奮戰過，最後採取去勢的下策，犯了大錯，精力幾乎完全喪失。另一位則發現，他壓抑和抗拒性這回事的過

程，同樣會消耗大量的精力。耗損的時間、精力甚至超過性事，主要是內心衝突會消耗掉大量的精力。

梁啓超則有云：有過人之才，有過人之欲，而無過人之道德心以自主之，則其才正爲其欲之奴隸，曾幾何時而消磨盡矣。

參、現代人之心奴概況與從壇經平台看梁克二人之論

人常爲他的職業困擾，比方上司壓制他的表現，他不高興但仍得忍氣吞聲繼續工作下去，這就是境遇奴其心，長期抑鬱寡歡，得病早死；或有上司無法控制情慾，性騷擾其異性部屬，造成雙方都不悅，此乃情慾奴其心，二者之一可能因此丟職；至於言必稱孔孟的窮酸秀才現在已不多，不過食古不化者，仍所在多有，此乃爲古人奴其心，這等人愈是努力讀書，其創造力愈是衰弱。另一種人看世上流行什麼就想要，不有不快，如名牌LV包包沒有拎在手上就自卑，此等人則爲世俗所奴。

壇經⁹爲一心靈自由的覺者—六祖慧能所述，能克服心奴的問題，茲節錄數句，可見其境界。六祖壇經機緣品：口誦心不行，即是被經轉；誦經久不明，與義作讎家。行由品：何期自性本自清淨？定慧品：無者無二相，無諸塵勞之心。頓漸品：心地無亂自性定，不增不減自金剛。般若品：只緣心迷，不能自悟。前念著境即煩惱，後念離境即菩提。定慧品：自悟修行，不在於諍。若諍先後，即同迷人。懺悔品：忌妒心、惡毒心，如是等心，盡是衆生。頓漸品：心地無非自性戒，心地無痴自性慧。

六祖讀書不多，但參透自性，講經說法自有源頭活水，克里希那穆提亦是不擅

讀書研究，教誨多出自體悟、發自空性，而梁啟超則是一苦讀經書，治學甚力的學者，他亦曾另為文談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其所說未嘗無見地，但皆學者之言。觀梁、克二人對自由心靈所述，梁之舉證皆名人大事，克則取周遭平凡人事做論述，克在平常生活中已現其修行功夫，而自由心靈對梁啟超仍是欲達成之理想。克里希那穆提的教誨要我們警覺自己是否被這些制約所奴，在覺知過程中主體自性將愈來愈明，若真了解六祖壇經則能更進一步，獲得清淨自性，有自性之後，一切制約都將失去其制約之能力，心靈呈現無限的自由。如若讀者看過“對有相修行成績單構建之思索”¹⁰，不難知道梁啟超的看法基本上都落在有相的範圍，克里希那穆提和六祖的境界則都突破了有相的範圍。

肆、結論

六祖壇經對傳統仍很尊重，看六祖對五祖的恭敬之態度和其相關的傳承及壇經對修道者取應認證之說法，這些在克里希那穆提以為是不必要的功夫。壇經以覓得自性為主，克里希那穆提在這方面則著墨不多，感覺起來，克里希那穆提擅於「破」執，壇經則強調能「立」主體一自性。在未破夠之前就立，則所立者必駁雜不純，因此閱克里希那穆提教誨，可把心中之奴性一股腦掃除，清醒地覺知這過程，再勤於體會壇經，自性的主體就能呼之欲出了。至於梁啟超談自由心靈對世俗之人仍有相當啟發，梁啟超為學功夫亦甚值得學習，

但要真獲心靈自由，不能只在知的功夫中深掘或在識心的層面做了解，必須在實修上破無明¹¹，這一點我們可以在克里希那穆提教誨和六祖壇經中，直觀感受他們的超越。因這三者所論有相互補充的妙處，所以初入門者可先讀梁啟超相關著作，次則讀克里希那穆提教誨，若復參照六祖壇經，體驗才會深刻。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飲冰室全集，大孚書局有限公司，1999年
2. 克里希那穆提，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葉文可譯，方智出版社，2002年
3. 克里希那穆提，學習與知識，羅若蘋譯，方智出版社，1996年
4. 克里希那穆提，心靈與思想，羅若蘋譯，方智出版社，1996年
5. 克里希那穆提，論真理，羅若蘋譯，方智出版社，1996年
6. 克里希那穆提，論自由，廖世德，方智出版社，1995年
7. 克里希那穆提，論關係，廖世德，方智出版社，1995年
8. 克里希那穆提，人類的當務之急，胡因夢，方智出版社，1992年
9. 梁乃崇，六祖壇經現代直解，圓覺文教基金會，2001年
10. 王立文，探索信息場，文史哲出版社，2006年
11. 梁乃崇，探究真心，圓覺文教基金會，2003年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of Spiritual Freedom between Liang Qichao's and Krishnamurti's Teachings

Lin-Wen Wang
College of General Studies
Yuan Ze University
Taoyuan, Taiwan

In the article “On Freedom” from Collected Works of the Ice-Drinker’s Studio, Liang Rengong (Qichao) remarked that our minds were easily enslaved by four objects: ancient people, common customs, circumstances and carnal desire. When studying Krishnamurti’s doctrine (J. Krishnamurti, A1895-1986), I have discovered there are some similarities in both teachings. This paper is therefore intended to present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Liang Qichao’s and Krishnamurti’s teachings through marshalling both arguments related to the four key objects as mentioned above. Liang Qichao, a scholar and thinker with broad and profound knowledge, was used to citing celebrities’ opinions or major issues to support his argument by using well-documented and extensive evidence; Krishnamurti, a practitioner with in-depth experience of life, taught people to be truly aware of their bondage in ordinary life. Comparing both great writings through inter-reading, together with consulting the Platform Sutra of the Sixth Patriarch, we can find that they both actually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lso show their discrimination between scholar and the practitioner.

Keywords : spiritual freedom ; Platform Sutra ; Liang Rengong (Qichao) ; J. Krishnamurti